雅加达福清公会
PERKUMPULAN WARGA FUQING JAKARTA

福建僑報

印尼永春同鄉聯誼會
PERHIMPUNAN WARGA YONG CHUN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 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 2021年9月19日 星期日 印尼版 第877期

福清鄉情 專版
福建僑報 國際日報 合編

P.T. LING BROTHERS
JAKARTA - INDONESIA

上杭太拔大地村：
家庭農場裏的幸福生活

“這批是運往廈門的，這批是漳州的，可別弄錯了。”9月9日，隨着最後一批獼猴桃裝車完畢，上杭縣太拔鎮大地村的村民王錦周高興地告訴記者，今年他家的35畝獼猴桃大豐收，產果7000餘斤，更可喜的是一周內就全部銷完，這期間一家老小齊上陣，雖然辛苦但也其樂融融。

王錦周原本在廈門務工，從大山裏走出來的他之前都沒有回鄉的打算，2018年，大地村流轉村裏的土地，大力發展特色農產業，積極與在外鄉賢溝通，鼓勵回鄉創業。同年5月，王錦周就在村“兩委”的感召下，回到村裏開發農場。“以前山裏窮啊，總感覺衹有走出去才能奔小康，回來後發現政策對我們的扶持真的很大，村裏的基礎設施也越來越完善，好山好水種出來的農產品再也不怕賣不出去了。”王錦周回憶道。

良好創業環境帶來產業的快速發展，僅僅一年後，王錦周就以原先的琉琳瑪計生家庭農場和紅纓家庭林場為基礎，創辦了金龜山智慧休閑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承包土地1000多畝，規劃設計為種養、產品初深級加工及運動、研學、休閑一體化的現代智慧型農業公司，并通過傳、幫、帶及雇傭貧困戶，建立與貧困戶合作模式，幫助13戶貧困戶解決就業問題，人均年增收近2萬元，成功幫助他們脱貧致富，村裏的家庭農場如雨後春笋般建立起來，每逢豐收時節，村裏山路上的運貨、收貨車輛絡繹不絕。

王錦周的家人正在挑選獼猴桃并裝箱。

家庭農場的興起也帶動了村裏周邊農業、林下種植與鄉村旅游產業發展，以金龜山農業為龍頭，建立了把農副產品等向周邊城市終端客戶銷售及通過旅游項目帶動產銷發展銷售模式。“今年獼猴桃能賣得那麽快，除了采用綫上銷售，我們還可以讓客戶通過直播現場自選采摘模式，引流周邊城市人群來農場采摘，順便帶動了一波餐飲消費。”王錦周説道。

除了獼猴桃，今年的大地村還種了靈芝、白芨、大將軍、黄花遠志等藥材，采用電商淘寶、微商、綫下訂購等模式銷售，產品遠銷全國各地。

“下一步，我們準備在家庭農場的基礎上，建立鄉村游樂場，增設兒童水上娱樂區及露營平臺、垂釣、燒烤等娱樂項目，并建設百草園中草藥研學基地，打造養生餐飲、住宿、研學為一體的鄉村旅游體系。”大地村支部書記王漢玉介紹道。 （藍明豐 郭亦斌 文/圖）

永定僑育中學成爲『福建省海外華文教育基地』

近日，福建公布了第五批7所學校為“福建省海外華文教育基地”，龍岩市永定區僑育中學位列其中。

下洋是全國重點僑鄉，有着衆多的華僑和豐富的僑力資源，位于下洋鎮的永定區僑育中學創辦于1939年秋，為深孚衆望的進步青年胡甫開在中共閩西南潮梅特委和廣大僑胞的支持下發起創辦，著名愛國僑領胡文虎為首任董事長。這是一所被譽為“紅旗不倒”，具有革命傳統的學校，又是一所“僑味”很濃的省重點僑校，1996年6月通過省三級達標中學驗收，2005年通過省二級達標中學驗收。學校先後獲得福建省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文明學校、省綠色學校、省級先進教工之家、省級花園式單位等榮譽。

據悉，海外華文教育是海外華僑華人的“希望工程”，是中華民族的“留根工程”。近年來，福建努力開拓海外華文教育工作，各海外華文基地積極發揮自身優勢，為助力海外華文教育“標準化、正規化、專業化、信息化”，促進海外華文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江偉華）

龍岩首金！
吴凱安奪得全運會羽毛球男團金牌

9月11日，第十四屆全運會羽毛球男子團體比賽在陝西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長安校區遠望谷體育館舉行，福建男團3:2戰勝廣東代表隊獲得冠軍。

福建男團由奥運冠軍謝龍領銜，劉成、何濟霆、韓呈愷、歐烜屹、翁泓陽、黄凱祥、張嵩烽、吴鬆健和龍岩籍運動員吴凱安等共10名運動員組成。吴凱安奪得的金牌是龍岩市運動員在本屆全運會上獲得的首枚金牌。

據悉，吴凱安系龍岩市長汀縣人，2001年4月生，2008年9月進長汀縣少體校羽毛球隊，2011年到福建省體育運動學校羽毛球隊，2013年進福建省體工隊羽毛球隊。

（闕國豪 陳媛媛 文/圖）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古詩十九首》之《迢迢牽牛星》，描述了牛郎織女的神話故事，成了追求美好愛情的經典詩篇。客家地區也有相似的傳説故事，如《梁四珍與趙玉麟》和“牛欄祖地”的傳説。

文化雜談：
客家版《牛郎織女》秘藏的愛情密碼

《梁四珍與趙玉麟》，是廣泛流傳于閩粤贛邊客家地區的民間説唱本，以前都由流浪藝人演唱。這些流浪藝人，每到一地一村往往挨家挨戶演唱，鄉民則打些米或雜糧作為酬報。《梁四珍》故事情節大致為：廣西梧州府，趙父梁父同朝為官，門當戶對，梁四珍從小由其父許配給趙玉麟為妻，不料趙家因水火天災，又遭失怙失恃打擊，全家衹剩下一貧如洗的趙玉麟。梁父見趙家落魄，逼迫四珍改嫁當地富戶，四珍不從，淨身出門出嫁玉麟，割草賣柴助夫讀書，艱苦度日。為籌集玉麟上京趕考資費，梁賤賣金釵，十裏相送，情意堅貞，不料趙玉麟在京趕考中獨占鰲頭成為狀元，此時恰逢四珍父六十壽誕，四珍前往祝壽，因貧困兩手空空遭大姐二姐三姐百般挖苦羞辱，而趙以狀元之身衣錦還鄉，到梁府時喬裝賣唱乞丐為梁祝壽，被侮辱驅趕。趙梁夫妻相見，分外凄涼，此時趙勸梁改嫁，但梁矢志不渝，後趙亮出狀元身份，與梁共生九子，苦盡甘來，享盡人世榮華富貴。

“牛欄祖地”的傳説，印證了漢畲融合的史迹，并催生凄美的愛情故事：很久以前，中原來的漢人來到南方山嶺開發荒莽，傳播文明，當地有土著畲民生活，但漢畲不通婚，一個英俊的客家後生和勤勞聰明的畲家妹子私訂終身，山盟海誓，但又不敢聲張，因為畲漢通婚不為世俗所容，若通婚則有“沉塘”之戒規。後畲妹懷孕，偷偷在後生的牛欄裏生下一男嬰，後生告訴父親，説牛欄裏母牛生了一嬰兒，父子便共同收養。再後來，畲家妹子嫁與他人，在出嫁途中殉情跳崖。後生聞訊，悲痛欲絕，把妹子尸首背回牛欄中，第二天，牛欄已成平地，後生的後裔把牛欄當作祭祀之地，稱為“牛欄祖地”。後生傷心之餘，編了一道泣血的童謡給兒子傳唱，“火螢蟲，桔桔紅，夜夜下來吊燈籠。燈籠裏面一枝花，畲家妹子入人家。茶一杯，酒一杯，打扮新婢（新娘）大路歸。大路歸，石按腳；小路歸，芒割腳，芒頭尾上一點血，芒頭鋸下一節腸，爺子（父親）見哩出目汁，娭子（母親）見哩叫（哭）斷腸，下晝老虎打（吃）媒人。” （林東祥）

汀江河畔離人泪

歲月深處的僻静角落，隱藏着一個革命家庭的傷痛和血泪。1966年10月，原長汀縣濯田公社社教工作分團給上杭縣理發工人林百壽出具書面報告，明確證實林百壽的生父王國楨是一位早年參加革命的蘇區幹部。王國楨本人被俘犧牲後，其母親、妻子、兒子被反動民團強行擄賣到上杭、武平等地。

50多年後，林百壽的兒子林富生、林長生、林洪生都已步入古稀、花甲之年，面對這份字數不多的調查報告和父親遺命，他們一次次踏上尋根問祖的艱辛路程，衹為幾代人牽腸挂肚的未了心願。

忠實英勇的蘇區幹部

74歲的林富生説：“這份1966年濯田公社的調查報告，有上杭縣原副縣長、開國少將劉永生弟弟劉永輝的批示。劉永輝和祖父是同時期的老革命，他批示可向長汀籍的老紅軍幹部游榮長、温必權、鐘德標等人進一步調查了解。可限于各種家庭和社會的原因，父親直到1998年去世都沒有完成心願。從祖母和父親生前的講述，和近年尋訪長輩親房獲得的信息，我們對祖父的生平事迹才略有所知。

“祖父王國楨約于1903年出生于濯田鎮下洋村回龍寨，因家境貧困，早年就參加了汀南革命領導人張赤男、羅化成等組織的秘密農會、鐵血團等外圍組織，1928年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上半年，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在濯田水口‘紅旗躍過汀江’，濯田地區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1930年前後，在紅四軍王良、李兆槐縱隊的支持下，濯田地區黨組織舉行武裝暴動，相繼成立了鄉、區蘇維埃政府。祖父先後在鄉、區黨組織擔任書記職務，兼任財務部長。1930年春，祖父參加了反擊武平藍忠信反動民團進攻濯田、襲擾國民黨金漢鼎部等戰鬥。此後，祖父率領濯田地方武裝參加了多次攻打苦竹山反動堡壘的戰鬥，因此被苦竹山的反動土匪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據我祖母賴四妹説，祖父是和同村的王學田（曾任濯田區蘇維埃政府赤衛隊長）、王克成（曾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等人一起組織革命的，經常在下洋家中一起秘密開會。每當組織開會時，祖母就在大門外邊幹活邊把風放哨。後來祖父在擴紅運動中帶頭參加紅軍正規部隊，1934年秋間，祖父所在的部隊參加了鬆毛嶺保衛戰。長徵前夕，因為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需要，祖父作為熟悉地方情況的幹部，和王克成等人被上級留下跟隨福建軍區黨政軍機關在閩贛交界山區堅持鬥爭。國民黨重兵包圍，福建軍區紅軍游擊隊處境艱難，在一次次突圍戰鬥中損失慘重。祖父由于在一次突圍戰鬥中身負重傷，不能隨軍行動，部隊秘密安排他和部分重傷員遣散養傷。”

堅貞不屈的生命終點

年過花甲的下洋村民王其誠回憶：“我的大伯王上法當年和王學田、王克成等人一起參加暴動，新中國成立初期擔任過長汀縣第十區濯田鄉農會主席。小時候，常聽村裏長輩們談起王國楨，説他的乳名叫馬金妹，被土匪抓走殺害了，他的母親、老婆、兒子都被土匪賣掉了，真正是為了革命家破人亡。主力紅軍長徵以後，苦竹山的反動民團配合國民黨中央軍大肆搜捕紅軍失散人員和蘇區幹部。1934年農歷十月十一日，反動民團得知王國楨受傷回家，立即組織武裝民團到下洋村抓王國楨。王國楨被親友秘密轉移，民團撲空，就把王國楨的堂弟王興景抓到王氏祠堂吊打，逼他説出王國楨的下落。王興景為保親人死不承認，最後竟被活活打死。農歷十月十三日清晨，反動民團再次突然包圍王國楨住屋，把身負重傷的王國楨五花大綁押到回龍寨的三岔路口。土匪頭子用駁殼槍點着王國楨的頭部，狂妄地威脅周圍的群衆：‘看看，這就是共產黨頭子的下場。’王國楨寧死不低頭，反動土匪把王國楨押到長汀縣城坐牢，後來就不知下落了。當時的情形，很多老一輩都親眼看見。”

林富生説：“聽祖母説，祖父是作為‘紅頭子’被反動民團押往長汀縣城坐牢的。事後，祖母得知黨的地下組織也曾設法營救祖父，但因為祖父是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在攻打苦竹山的戰鬥中表現積極、作戰英勇，所以反動土匪對他恨之入骨，對他嚴刑拷打，不準家屬親友保釋。祖父性格耿直，寧死不屈，不久就在監獄中被國民黨秘密殺害了，尸骨無存。祖父犧牲後，反動土匪還不解恨，強行把家裏其他親人拆散販賣。

王國楨孫子林富生、林長生、林洪生合影。

“祖父被俘後，祖母立即帶着年僅7歲的父親王馬兆外出躲藏。過了幾天，祖母擔心祖父的安危，和父親偷偷回到家裏，沒想到又中了土匪的埋伏。曾祖母害怕土匪斬草除根，苦苦哀求保全祖母和父親的性命。滅絕人性的反動土匪把祖母一家三口押上了木船，沿濯田河進入汀江。年過花甲的曾祖母被賣到汀江邊的濯田美溪村當傭人，祖母被賣到上杭縣城郊的宫橋村，父親被賣給武平中堡悦洋村林家。從此，祖父一家妻離子散、背井離鄉，至今80多年。祖母1980年去世，她生性剛強，生前每次講起家庭的悲傷往事，總是含着眼泪對我們兄弟説，你們要永遠記住，今天的好日子是千千萬萬先輩的血和命換來的，你們一定要好好讀書成才，不要辜負祖父當年的犧牲付出。”

劫後重逢的意外之喜

汀水悠悠，無盡哀愁。天各一方的王家親人，在苦難與艱辛中延伸着倔強堅韌的生命之路。林富生説：“父親被賣到悦洋林家後，改名林百壽。成年後，繼祖父讓他學了剃頭的手藝，後來輾轉遷居在上杭縣城。父親少年遭遇家庭巨大變故，但濯田家鄉、失散親人始終牽扯他的心。成年後，父親四處打聽親人的下落。有一天，上杭城郊的汀江碼頭上，一個年長的濯田放木排師傅告訴他，祖母被賣時是從水西渡碼頭上岸的。父親在水西渡碼頭附近挨家挨戶尋找，幾個月後，終于在宫橋村（今屬上杭縣臨城鎮）的曾家找到了日思夜想的祖母。祖母、父親劫後重逢，百感交集，抱頭痛哭。幸運的是，祖母的後夫曾玉美也是老赤衛隊員，當年朱德指揮打上杭時曾經為紅軍當過向導。祖母在曾家沒有生育，我們三兄弟出生後，一直由祖母帶大。感恩父親的執着尋親，否則我們連親祖母的面也見不着了。令人心痛的是，被賣到美溪的曾祖母之後就再也沒有音訊了。

“2019年國慶節期間，我第四次帶着弟弟、兒孫專程到濯田下洋祖地尋親。堂親王業廣告訴我，他知道親戚都稱呼我祖母‘賴子’，我父親林百壽解放初期曾經回下洋老家，和他住過一段時間。當時正在搞土改，濯田區、鄉、村徵求我父親的意見，如果願意回原籍定居，可以優先分配給最好的房子和田地。父親考慮到家庭原因，最終選擇留在上杭。”對于王國楨未被評為烈士的原因，1966年長汀縣社教工作團濯田分團、1969年長汀縣革命委員會辦事組的答復是：“解放初期在濯田無其家屬，當地群衆也尚未反映這一問題，故未追認為烈士。”對此，林富生兄弟三人未免遺憾，但終究也坦然釋懷。

采訪結束時，林家兄弟深有感觸地説：“歷史不應該淡忘，紅色基因應該代代相傳。祖父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我們的家庭也為此遭受了許多的苦難，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和感受是難以言説的。我們牢記祖輩的教導，立身做人、自強不息，教育後代積極上進、奉獻國家社會。現在，我們家族成員現有26人，有軍轉幹部、黨政機關幹部、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希望所有家族成員永遠銘記先祖的功績，各有所學、各有所為，告慰九泉之下的先祖英靈。”

（王堅 文/圖）